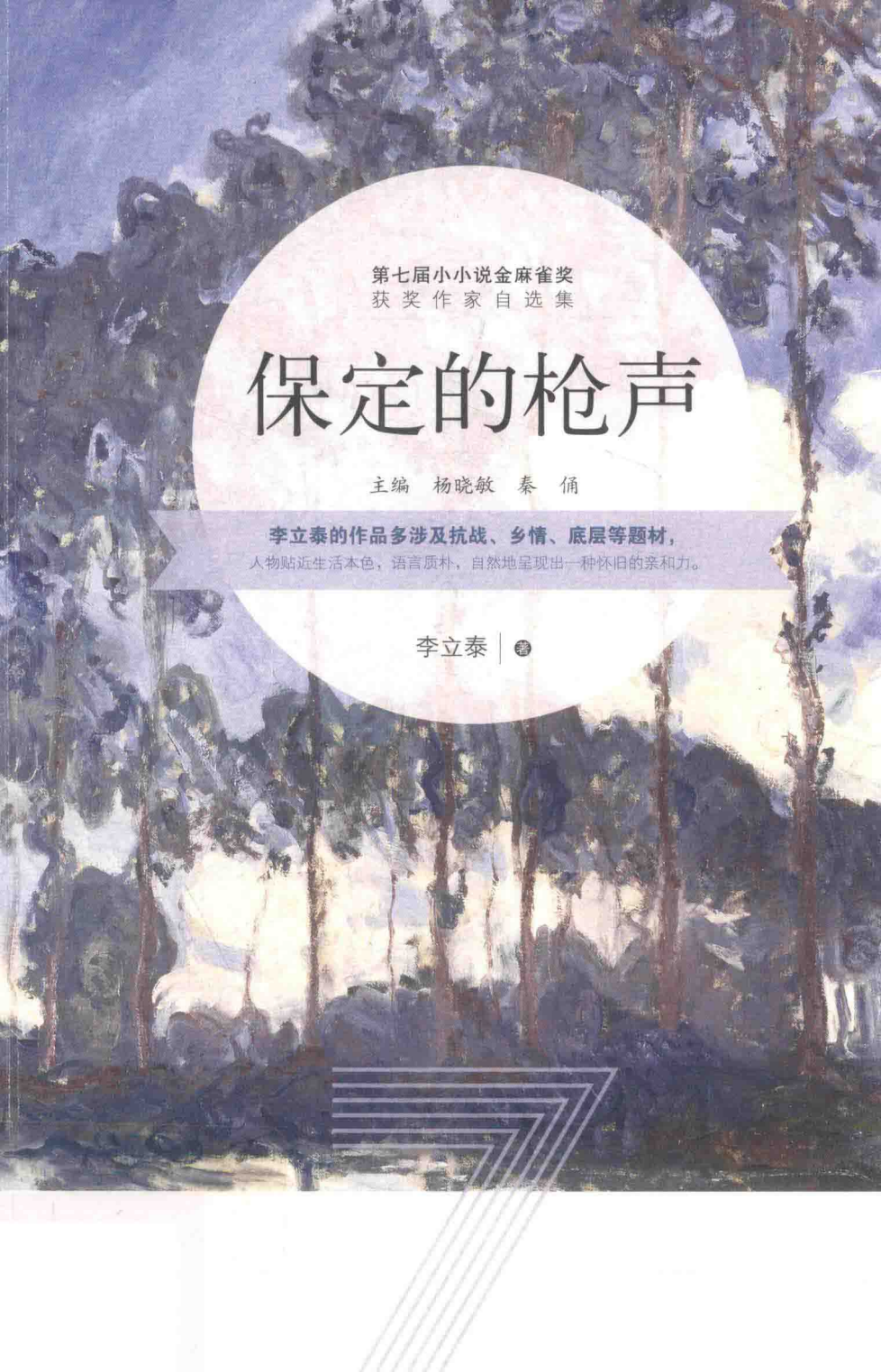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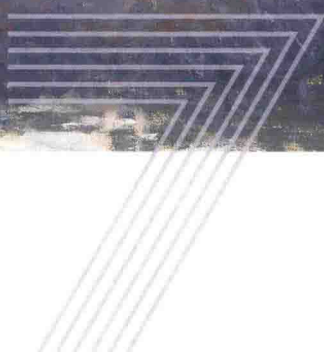
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保定的枪声

主编 杨晓敏 秦 俑

李立泰的作品多涉及抗战、乡情、底层等题材，
人物贴近生活本色，语言质朴，自然地呈现出一种怀旧的亲和力。

李立泰 | ●



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保定的枪声

主编 杨晓敏 秦 俑

李立泰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定的枪声/李立泰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7.4

(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5559-0474-8

I. ①保… II. ①李…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4087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8 000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我给县长当桌子	1
姑姑	5
我上英雄台	9
奶奶的伤兵	14
军鞋	18
宿营	22
村级编剧	28
党费	33
麻班长	38
保定的枪声	45
年关	50

贫困生	54
驴妮儿	59
姥爷	63
摸底调查	67
县长断案	70
乜二修秤	75
圣人的窝头	79
巡抚救火	84
捎蜜罐子	88
老仵同志	92
靠山	97
这事就往粗里弄	102
柳花俊	107
我没办那事	112
你看看，你看看	116
吃面	120
免试	125
首长视察	130
俩县长	136
先生	140
楚厂长驾到	144

部长抽查	148
随机应变	153
有毒西瓜	158
新媳妇新	163
实习	168
随礼	172
我还真得干几年	177
四大嘴	182

我给县长当桌子

老革命李政稳八十多了，身板硬朗。

当年李子跟栾县长闹革命时才十五六岁，警卫员、勤务员、通信员一肩挑。那次县大队被围，他办了一个鬼子还打趴下一个，后来，他们突围出来隐蔽在夹皮墙里。栾县长给中心县委写东西，没桌凳。李子说：栾县长，我蹲下举着马灯，你在我脊梁上写吧。

栾县长笑说：李子，你给我当办公桌了。等咱打跑鬼子，成立新中国，到县政府叫你坐我办公桌上过过瘾。

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腿被子弹打穿，感染了，肿得跟小孩儿肚子一样，高烧昏迷，眼看活不了了。八路军冀南七分区二十四团正好转到马颊河东，栾县长把他送到二十四团医治，卫生员不敢下手，说：这么严重，看不了，得转分区卫生所。上哪儿

找卫生所？找到他也没气了。栾县长说：我相信你，活人当死人治。

二十四团卫生队，有镊子、针管、针头、手术刀（是铁匠打的刀子），消毒用白酒，清洗伤口用盐水，麻醉药、盘尼西林早没了。

他小腿坏死，必须截肢。

卫生员说：栾县长，你得抓紧找盘尼西林。

栾县长说：你说咋治就咋治。

截腿咱没手术锯。

拉树的锯行不？我不管用啥截了就行。

锯条在锅里煮，毛巾包小棍儿让李子咬住。胳膊、腿绑床上，四个战士摁紧。栾县长说：兄弟坚持住，咬紧牙关，一会儿就完！李子疼得把棍子咬断了，浑身淌汗往床下滴，栾县长的褂子也湿透了。想想我们手上扎个刺还疼得很，它甚至连钝刀子都不如，它是拉树的锯条！

李子，真正的钢铁战士！

没麻药，像锯木头般把他的小腿锯下来！李子疼死又醒过来，他硬挺过来了。

后来，李子回村里做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栾县长任专员。李子成了老李，他骑驴进城看栾专员，门卫不让牵驴进专署。我找栾县长，找栾居山县

长！老李说。

老战友见面，老李不敢拥抱老县长。倒是栾专员拥住了他，两人都掉泪了。

栾专员说：兄弟，过得咋样？

老李擦擦泪，说：凑合着过呗。

栾专员说：我许的咱胜利了，叫你坐我办公桌上，今儿兑现。

老李在褂子上擦擦手，摸摸老县长的桌子，说：那不叫人家笑话吗？

栾专员说：那坐坐我椅子吧，也算兑现。

老李坐在栾专员椅子上，两手扶住扶手，屁股颠了三颠，说：不孬，坐江山啦！

栾专员给他要了新拐，让民政局到省民政厅给他定做假肢。

办定期补助时他麻烦过栾专员。虽然规定红军、西路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产游击队都享受国家优抚的定期补助，但老李需确认在县大队打鬼子那段属脱产游击队。

人说李政稳：你背脑瓜子闹革命，也没弄个一官半职的？他说：都当官，谁干活儿？要跟牺牲的战友比，我还坐过江山哩。

他当大队支部书记。公社书记夸：老李啊，你当社员别说五

好、八好，十好也合格。大队书记却当得不易。老李没文化，打游击时跟栾县长学了几个字。他退下来后还闲不住，好操心。

有次因提留的事，他背根假肢上县里了。门卫挡住他，他抡起假腿：老子革的命你在这儿享福，我打鬼子那会儿你还没影儿呢！民政局来人把他接进去。

老李说：您光说县长在哪儿办公就中。可是没人告诉他。

我革一辈子命，图啥？难道连县长在哪儿办公都不叫知道吗？

他褂子一扒，说：当年栾县长在我脊梁上办公。他脊梁上那块块伤疤，亮闪闪的，像枚枚勋章！

不找县长啦，回家。

正碰上县长下乡回来，听见他嘟囔“县长、县长”的，县长问：老大爷啥事？

我不跟你说，你们这些同志都不告诉我县长在哪儿办公。

哦，我就是县长。

那我不白来，见县长了，回去好跟庄乡爷儿们说，要不他们笑话我白革命一辈子。

啥事啊，大爷？给我说。

没事啦，民政局跟我解释了，县长你忙去吧。

县长一指：看见了吗？二楼中间那个门就是我办公室。

县长对秘书说：叫小车班送送。

姑 姑

姑姑很漂亮，柳眉杏眼，修长身材，梳短发，穿着整洁。

姑姑离休后回家探亲，谈起当年战火纷飞、腥风血雨的革命战争岁月。

那年全村参战和八路军一起打鬼子。咱村有围墙，墙外有围子壕。壕里放了水，还有圪针寨，全是枣树枝子，鬼子不好攻。

家人都上围墙打鬼子去了，八路军得吃饭啊，娘回不来咋办？姑姑还是孩子，但姑姑要蒸窝窝给八路军。姑姑八岁时跟锅台差不多高，蒸窝窝够不到算子，就站在小板凳上。头次没蒸熟，就回锅。八路军叔叔夸姑姑孩儿小心好、心灵手巧。

那次是八路军冀南七分区二十四团来解的围，把鬼子打跑了。

姑姑八岁参加八路军，在伙房帮忙。老班长像疼亲女儿一样疼姑姑。姑姑站在小板凳上学做饭，生的做成熟的，凉的烧成热的，凉水烧成开水。

姑姑九岁被卫生队要走，八路军冀南七分区卫生所在姑姑村上，家家住了伤病员，整天接触的全是受伤的男人，枪没长眼，伤哪儿的都有。分什么男女啊，该脱得脱、该较得较，全无禁忌。医、食、住、行，姑姑跑前跑后，发动婶子大娘姐妹们帮助卫生所拆被褥、洗衣服，帮助照顾伤员。她一口一口地给伤员喂汤、喂饭、喂药，甚至端屎端尿。

姑姑当卫生员开始洗伤员的绷带，她说：我洗的绷带放到今天就是垃圾。在村子的水坑里洗，没肥皂、洗衣粉，血斑也洗不干净。有时找不到好水，小水坑里的水也凑合。人手不够时也给伤员包扎，包得歪歪扭扭的。

再大些我就开始学扎针。起初扎不进去，吓得手哆嗦，急得哭。大姐姐们告诉我，手把肉捏住，猛扎下去，别犹豫。慢慢我会扎针了，伤员都说我小手柔软扎得不疼，抢着叫我扎针。遇到输液的重病号，我站在旁边看护士姐姐扎血管，我还在自己胳膊上练习过扎输液针。

我问姑姑：您作为战地护士，一生中最骄傲的是什么？

应该是那次躲过敌机空袭。那天狂风怒号，刮得天昏地暗，黄风把枯枝败叶都旋到天上去了。本不是敌人偷袭的天

气,可就是那天敌机偏来了。我负责的两名重伤员转移不动,十三岁的我急中生智,抓了两个麻袋片把伤员盖上,上面撒些树叶树枝,我也趴在下面,敌机盘旋了几圈胡乱扔下炸弹,没炸着我们。躲过一劫。立了三等功。

我到驻地就积极发动妇女做军衣、抬担架、护伤员,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十四岁入党,十六岁当了护士长,成了骨干力量。当了护士长才知道,其实有职务就是责任重了,要多干活儿,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脏活儿累活儿抢着干,加班加点冲在前。一次战地卫生员不够用,我第一个站出来上前线。就是那次为抢救伤员,我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至今腿上还嵌着块儿弹片,遇到阴天下雨就疼。前线非常危险,说不定去了就回不来了,就是要把生还的机会留给战友。

我又问姑姑:您作为护士长,最厉害的是啥?

最厉害的是那个县大队战士的大腿骨头里嵌入了子弹,我和几个护士当班,医生去前线了,一没麻醉药,二没专门器械,我们把肉剥开子弹露了出来,把老乡打铁的老虎钳子在锅里煮煮,我一边哭一边把“钢铁战士”腿骨上的子弹拽出来。

我越干越进步,十九岁被任命为医疗队党支部书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一边抓政治学习,一边加强医疗知识学习。越学越觉得自己知道的东西太少了。

这年一个家伙闯进我心里来。他是连长,跟我平级。我给他扎针,三扎两扎有了好感,偷偷摸摸谈,俺们不够谈恋爱的级别。一次战斗,他那连人马被鬼子挡住冲不出来,回不了大部队,就跟别的八路军走了——反正都是打鬼子。我们再没见过面,说心里话还真想他,但不知他的死活,成天提着心挂着他。

后来我调军分区医院任院长。新中国成立那年,那家伙受伤被送到我们医院来了。我一见他浑身是血,心里一紧,心疼得哆嗦。他是个不错的人,可是我刚结了婚。急得他跺脚、拍头、捶胸。

他急急地吼:我给你写信,怎么不回信?

我说:没收到你的信。兵荒马乱的,信不通。

你怎么不等我?

我等你好几年了,也不知道你活着没有啊?走了就没音信。

他哭了,泪淌下来。我不敢看他。

我说:都团长还哭,不怕人家笑话?好好干,将来找个大学生,比我这文盲强多了。

任什么“生”也抵不上你!

别说憨话,我帮着给你介绍。

我照顾他个把月,也算弥补吧。他养好伤要南下,打过长江去。一次攻坚战中他顶着湿被子率敢死队往上冲,牺牲了。

姑姑那么伤神,眼里含着泪。

我上英雄台

米王氏孤灯落泪。

都说他是村上拔尖儿的小伙儿，我嘛，是数一数二的媳妇。俺一想这就受不了，寻好小伙儿还不如寻赖的呢！人家装“狗熊”的现在成双成对地下地，一个牵牛，一个抱草，欢欢喜喜、热热闹闹，那才叫两口子。

俺守活寡，轻活儿自个儿干，重活儿找人干，找也得找不是叔叔辈就是爷爷辈的。

就为上英雄台，娶了俺一夜，他参军走了。

那天吹吹打打把俺娶进米家，踩火盆、蹬花糕，说以后日子红红火火、步步登高。俺坐到炕上，他掀开俺的红盖头。一掀盖头把他震住了，红鞋、红裤、红袄、红头绳、红花、红嘴，俺拿黑眼珠剜他一眼……本该做小两口了，憋家伙光坐杌子上抽烟。

外边听房的一群一群的,这伙儿来了,那伙儿走了。

鸡叫三遍了,眼看天明,俺厚着脸皮说:你不打个盹儿啊?累一天啦。俺给他脱鞋脱袜,解扣儿。钻被窝里,俺把他的凉脚放俺肚子上暖,他还往回拽,不好意思。俺暖了半个时辰,他的脚才缓过来。天明他就要换上军装,小被子一打开拔了。俺好命的话,要一年、两年甚至几年摸不着他个人毛,见不着他个人影儿……也不打紧。要是孬命,枪子儿不长眼,他受伤、缺胳膊少腿……俺不敢想了,把脸一抹,钻他那头儿去了。

憨家伙还往外挪身子,怕挨俺,俺拱一点儿,他挪一点儿。俺心里难过,哭了。俺一抽一抽地哭,他吓毛了,说:咋着啦?俺又没咋着你。

俺说:你没咋着俺就是咋着俺。你不喜欢俺,嫌弃俺。

他说:我不嫌弃你,也没不喜欢你。

俺说:那你怎么一个劲儿地挪,不挨俺?俺愿意你那样的。

他没说话。

我豁出去啦,眼看天快明了,就哭着拽他。

他就不,往外闪。

他说:你别哭行不?

俺说:你不要俺?

他说:你听我说,我不是不喜欢你,你长这么好看,在咱村数得着了。我也不是不想,我要那了,你就不是黄花闺女了,怎

么走主儿，谁还要你？

他边说边穿衣裳，俺就捶他，说：你昧良心，是坏家伙。无论我怎么着，他都不动手、不还口。

俺说：不许你说憨话！我哪儿也不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俺生是米家的人，死是米家的鬼。

他说：我能不上英雄台吗？我是民兵队长，村干部都谈话了。你愿意看我在“狗熊台”上站着？我打仗去，打仗就是把脑袋掖裤腰带上。

俺说：不能胡说。我在家等你，村干部不是说了，等你的立功喜报吗？

他说：我不是说憨话，俺要“光荣”了，你走个主儿，反正咱没……

俺说：你再说憨话我就碰死！

场园里搭好了俩台子，一个英雄台，一个狗熊台。“英雄台”是三个大红字，“狗熊台”是三个大黑字。对联写着：谁是英雄谁好汉，过去黄河看一看。松枝彩门下，锣鼓喧天，口号震天，憨家伙披红戴花，白羊肚手巾扎头……

场园里人山人海，邻村的人都来了。俺不敢看他，含着泪回家来。

俺盼星星盼月亮，过了初一等十五。多少苦俺咽肚里，多少泪湿枕头，盼来张什么证书。俺知足了，他还活着。俺干活